

彼得·纽马克翻译新观念概述

杨士焯

彼得·纽马克是英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他的翻译理论不似奈达那样卷帙浩繁,而专以简明扼要,短小精悍见长。综观当前国内各家译论,援引纽马克翻译论点者,不在少数。足见其翻译理论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而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当为其翻译理论的核心所在。纽马克自称,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是他“对普通翻译理论最主要的贡献^①”。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也说,纽马克“详细分析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重在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交际翻译则注重读者的理解和反映。纽马克照顾到了文本的广泛差异性,这使以上两种不同的翻译法显得特别重要。”^②关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国内已有不少评述。^③

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笔者在英国萨里大学进修期间,选修了纽马克教授的“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硕士课程。整整一个学年的课程,纽马克却只字未再提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对此,纽马克是这样解释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英法、英德翻译工作,对历代西方各种翻译理论加以归纳总结而得来的,其中,语义翻译更是受启发于 Nabokov 的语义学理论。这两个翻译法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承,但其基本思维还是囿于传统的翻译二分法。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称法也不是最为理想,因为任何翻译都离不开原文语义的传达,不都是为了人们思想的交际、沟通。上述称法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批评。英国翻译理论界一些人对其理论就颇有微词。有鉴于此,在一九九一年纽马克在对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作了重新审视后,提出了一个新的翻译概念。一九九四年这个新概念趋于成熟、完整。他将其称之为“翻译关联法”(a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并指出这个翻译关联法并不排斥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而是在此基础上将二者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本文采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将纽马克近年来所发表的译论及本人学习所得,

评论介绍如下。

翻译关联法提出的背景:

纽马克认为,过去四十年来,大量翻译理论的研究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和功能法等。翻译理论家们一直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大致类分为表达型、信息型和指示型,每个类型要采用不同的翻译法。表达型倾向作者、原语语言和文化;信息型面向读者,重在信息的传播;指示型则意在读者获得信息后所施的行为。所有翻译作品都有明确的目的,译者所要做的是让读者或客户满意。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在许多特殊情况下,翻译这项复杂的工作被看得过于简单化了。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始发语和译入语、始发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等二元论范畴。如果对翻译活动最最基本的概括就会发现,翻译的基本层次主要体现在文字的细节处理上,即对译文进行调整,变更,而这样做时就会出现欠译(undertranslation),如将隐喻转换或不译,要么出现超译(overtranslation),译文加入原文所没有的信息。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完全根据整个文本来确定翻译法。从文本考虑固然重要,但稍远了一点,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意义是由搭配、语境或情境来决定的。

翻译关联法的基本定义:原作或译出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The more important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or source language text, the more closely it should be translated.)。

这是两个并行的对比结构从句,两个从句都可以是描写性或评价性的。第二个从句是前一个从句的结果,关联关系是灵活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完整、教条化、绝对化的关系,而是反复循环,它可形成我们后面要论及的几个关联关系,比起传统的翻译二元关系:直译和意译、词与意义、作者与读者、译出语与译入语等,有力

得多。那么在上述定义中,“重要”(important)和“紧贴”(close)以及“语言”(language)这三个术语如何界定呢?

纽马克认为,“语言”指的是:书面上的文字,能指,声音,节奏,语法,词,标点符号,词序,有形记号;与此相对的是所指,思想,内容,思想意识,内在的概念,字面下文本(潜台词),言外的事项等。

译出语的“重要”程度要看译文的特定场合,比如,根据译文阅读对象来确定。但是,一些文本的语言原本就非常重要,如诗歌(诗歌最充分地使用了语言的一切表达形式),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严肃剧本,法律条文,官方法规,标准术语,谚语,条约,政府政策通告,等等。如果原文读者读来顺顺当当,译文读者却因文化障碍而大惑不解,译者也许就要在译文外面的注解里加上前言或后语。任何重要的文化差异,无论是在作为指示用的惯用语句或报告的格式里,都可以转化到表达目的语文化的惯用语句里。而有一些表达语常常是“超文化的”(即文化之外的),更合乎逻辑,用它们来翻译当然更好。

纽马克把“紧贴翻译”(close translation)定义为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既要保存词的本义(denotation)也保存词的内涵意义(connotation),不但保存原词、词语等的意义,还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accuracy),和等义(equivalence)联系在一起的,紧贴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一般说来,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有可能比文学文本的翻译更准确。因此只有诗人、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们才宣称“翻译”是不可能的,而他们又没有把这种看法限制在文学翻译上,这就无视了翻译的其他类型。文学翻译无法尽善尽美,这纯粹是相对的,其原因在于非文学翻译基本上只是和词的本义打交道(如“树”,“椅子”)。虽然它也涉及到词的内涵意义(隐喻,头韵法等),但机会很少。而文学翻译由于表达的是寓言故事,是对现实进行评论而不是描述,本义只是作为例子,其中心在表现词的内涵意义:联想(玫瑰),象征(剑),隐喻,声响修辞(头韵法和拟声),押韵,这些表达语可能会因文化障碍而不能为译文读者接受。表达词本义的语言(窗户,小路),一般只需照字面译,和文学题材,即想象文学,是相反的。比起非文学翻译者,文学翻译家有更多的文化因素,语言现象要重新处理。在文学翻译的关联关系中,美的因素至关重要:如果作品不是严肃性题材,其语言越优美,译文语言也越要优美。

这样意义(sense)就会受些损失;意义越不重要,就越能展现原作的声响修辞效果(sound)。这在翻译剧本(喜剧、喜歌剧)时尤其要注意到。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翻译题材分成两类:真实性题材(fact),虚构性题材(fiction)。虚构性题材在声调和节奏上更加丰富,它涉及到想象事物。而真实性题材以事实,数据为本,务求存真。技术翻译者和文学翻译者是不同的人,工作背景不同,要求的条件也不一样,但他们都要有很好的语感,都能写出好文章。翻译文学作品比翻译非文学作品所碰到的文化障碍要大得多,但这两种不同的翻译工作都要致力于一个共同的重要目标:准确,简明,得体(accuracy, concision and usually an agreeable style)。

一篇译作的贴切程度进而可以从文本,词汇和语法三个角度加以概括。

1)从词汇上说,最贴切的翻译法是转化(借词),即把一个原文里的词转化到译文里去。这在英汉翻译中主要是通过词语的音译。第二个最贴切的翻译法是归化,它需要在词的形式上作些变化以适应译入语的词法。

第三个最贴切的翻译法是直译,当译出语和译入语在引申义和语用上相吻合时,就可以将词、词组,搭配等直接翻译过来。原文段落越长,其语言包含的文化信息越多,则越不宜使用直译。原文的文化性越小,译文越清楚。

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阐释,包括对文化词项加以重新文化化或中和化,以取得对等。

2)从语法上说,翻译中语法贴切的程度依换置(transposition)的类型而定。在许多情况下,相同的结构是可以复制的。当一种语言在另一种语言里找不到对等的语法结构时,则需要调整语句结构,这在英汉互译中尤其如此。

3)从文本贴切的程度看,词汇和语法贴切之和,加上显示文本所有部分相互联接的联接性(cohesion)和标志正确选择文本格式、风格和语域的连贯性(coherence),就构成文本贴切的程度。这一点纽马克论述得相当笼统、单薄。由此也可看出,纽马克更关注的,如其在一系列论著中重申的,词、句是翻译最基本的单位。

由上述那个翻译关联法基本定义,还可以衍化出其他关联关系。

1) 原文的语言或原文任何一个层次的语法单位越不重要,就越无需紧贴地翻译过来。因此,如果文本的某一部分不重要或写得不好,就可以用一般性社会习惯用语替换之。

例如西班牙语中: Si algo puede dar un golpe mas fuerte que los de Gorbachov, solo es el chaos total 直译是 "If anything can give a stronger blow than those of Gorbachev, only chaos can do so". 如果这是一句特别引语,就要直译,因为这是重要的。但如果它只是一篇平常的政治新闻,就不妨译写成 "Only total chaos can shake the Soviet Union as much as Gorbachev has done". 这里增加了 "the Soviet Union", "shake" 比 "blow" 有力, "chaos" 得到了强调。这样的意译修辞效应更佳,更符合译语的社会表达法。这就是翻译特有的品味域 (taste area)。但如果原文的权威性越大,译者就越不能表现自己的品味。而实际上任何一种翻译都难免要带上译者个人的品味。

2) 原作意义 (meaning) 的细微差别越不重要,其信息 (message) 则越重要,欠译则越说得通,因而使用译文的一般词语或成语效果更佳。信息强调的是言语行为 (语内表现行为),其目的在使读者响应或采取行动,它和意义形成对照,意义纯粹是描述性的。采取这种简化、澄清、强调和对比的翻译法乃翻译信息文本之常法。但却不适宜翻译严肃性的作品。

3) 翻译一篇普通的信息文本,如技术报告、新闻报道、或旅游、宣传材料等,原文写得越不好或结构越差,越要加以重写或重组。当然,翻译一篇市长的市情报告不能与翻译一篇普通性材料相提并论。翻译一般材料时,译者可以在文本语言和结构上更充分发挥译写水平。

4) 译文读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接受原语表达法。反之,其程度越低,就越不能接受这种表达法。可采用删除,或用译语特有表达法替换之。原文越正规,越不能在译文内添加信息,而要采用加注的形式。其实,所有的翻译多多少少都是解释或阐释。

例如西班牙语中, Entramos en Talpa cantando el Alabado 译成英文是 We entered Talpa singing the Alabado, the morning song of praise. 在这里译者增加了 "the morning song of praise" 以解释 "the Alabado"。

5) 意识形态的成分越少,译文越容易贴近;意译的程度越大,说明意识形态的成分越大。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译者当时流行或不流行的相关思想,概念。这也涉及到译者与原作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时间性也有区域性。

6) 原文文本越复杂,翻译时可供选择的措施就越多,这就越有赖于译者的创造性阐释。文本文化性越少,译文越易于表达。

概而言之,纽马克这个关联翻译法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糅成一体,以一种连动的形式再加以表达。他始终从语言细微处来讨论翻译问题。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把翻译题材分为真实性和虚构性两大类,对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差别解释得相当透彻。这都有助于启发我们的思维,进一步促进我们的翻译研究工作。

① *About Translation* p. 10

②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 vii

③ 参见拙作 "简析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福建外语》89/3-4

参考书目:

- New mark, P. 198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rentice Hall Ltd.
1991. *About Transl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3.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4. *A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thesis).
- The Linguist* (Journal) (1993-1996), 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Linguists, London.
- 作者地址: 361005 厦门大学 684 信箱